

我救你命，你暖我心。
纵有一身神技，也只愿被你温柔相待。

希行 最新力作

起点500万点击 粉红月票榜第一

知名插画家呀呀 手绘封面图

随书附赠 趣味书签

全套赠送手绘海报+独家番外

娇娘 医经

叁

希行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希行·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娇娘医经 叁 / 希行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5.9

ISBN 978-7-5339-4242-7

I. ①娇… II. ①希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9464号

责任编辑 徐 旻
封面绘图 呀 呀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娇娘医经 叁

希行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332千字

印张 16

插页 1

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242-7
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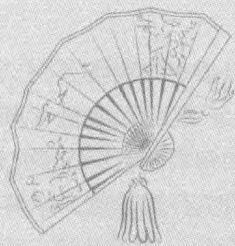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CONTENTS

第二十一章	乱象 / 001
第二十二章	倒台 / 026
第二十三章	若梦 / 050
第二十四章	匿告 / 074
第二十五章	运气 / 101



第二十六章	博弈 / 123
第二十七章	归营 / 151
第二十八章	失心 / 174
第二十九章	姓名 / 199
第三十章	离京 / 227



第二十一章 乱象

刘校理正点走进官厅，不出所料，他又是最早的一个，这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。作为吏部司主事，他的公务并不繁忙，但他却不似其他那些吏员般偷奸耍滑，而是认真查看昨日处理过的公事，再认真询问今日要处理的事，一直忙到午时才歇息一刻。但他没有回家，也没有如同其他吏员般到外边的食肆吃饭，而是拿出随身带来的小食盒，将自己的一碗米饭和一碗素菜摆出来，再沏上一壶厅内供给的煎茶，午饭就解决了。

刘校理正吃着，外边忽地传来低低的说笑声，一听就知道是一帮小吏在传递着什么小道消息。他一向不参与这些是非闲言，只慢悠悠地吃饭，直到一句话传入耳内。

“……陈相公的事已经定了，肯定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那这吏部尚书的空缺一出来，你们说谁有可能？”

“咱们这里最有资历的也就是刘校理了……”

吏部尚书！虽然大家明知陈绍不会在吏部久待，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就走，陛下的心思真是越来越难猜了……倘若果真如此，倒也是好事，是别人家的好事，也是自己的好事。一步一步地，距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。刘校理心内顿时翻江倒海，呼吸也几乎停止，他下意识地伸手按住心口。

“校理？”一旁的随吏忙关切地问道。

感受着自己“扑通扑通”的心跳，刘校理慢慢地吐一口气，冲随吏微微一笑，“去劝诫一下，咱们这里距离政事堂很近，让相公们看到乱糟糟的就不好了。”

刘校理一向老实怕事，说出这样的话也不为怪，随吏笑嘻嘻应声“是”出去了，门外的嘈杂声很快消失，一切又恢复了安静。

刘校理低着头继续吃饭。这是他的习惯，不管悲怒喜忧，都压在心里，绝不表于外，这么多年，他自信能掌控自如。只是今日与以往不太一样，他总觉得心跳得有些快。吏部尚书，就要由他来做了吗？真是喜事啊。日后中书门下省里会不会多一个姓刘的参政？

刘校理握着筷子不动，微微有些出神。门帘响动，随吏进来了。刘校理放下筷子，

端起茶，平复心跳，鼻息间若有若无的香气缠绕。

“嗯，好香。”他不由得感叹，用力嗅了嗅，看着面前的茶碗。

“新换了南州的茶，校理喝着如何？”随吏听到了忙赔笑问道。

是茶香啊，刘校理点点头，带着几分轻松道：“好茶，好茶。”说罢端起来一口饮了。

婢女将晾干的纸抖了抖，挂在屏架上。

“四。”她念道，退后几步，回头看程娇娘。程娇娘已经站到了门外，樱花树枝繁叶茂，随着夏日的风摇摆。

距离求见刘校理已经过去四天了，郎君们也已经在监牢里关了四天了，如果不是秦郎君传来话确信无忧，真是要让人急了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婢女心里还是越来越忐忑不安。

周六郎走进来，便看到廊下的程娇娘正捻着手指，神情木然地看着天。

“还会算吉凶吗？”他忍不住道。

“吉凶还用算吗？”程娇娘说道，“我只是在算时间。”

“算什么时间？”周六郎问道。

程娇娘看着他笑了笑，放下手，“有好消息的时间。”

周六郎看着她，面色狐疑。如果说以前，他听了这话，还会想一想，但现在……这女子嘴里说出的话，有一句可信的吗？

“我说过我不说假话，你干吗这样看我？”程娇娘说道，微微笑了笑。

“是吗？”周六郎“哼”了一声反问。

“当然。不过，我说的话别人怎么想，就与我无关了。”程娇娘说道，转过身向厅堂走去。周六郎还要说什么，有人敲响了门，“程娘子，神仙居窦东家有请。”

神仙居已经重新开张了，程娇娘和周六郎闻讯前来时，窦七也正迈进神仙居。说起来，茂源山兄弟下手很客气，除了打折了手臂，其他地方都无碍。如今手臂接好，虽然还包扎得严密，但并不影响走动。

“爷爷，就这么便宜他们了？”窦七有些气急败坏地喊道，“就这么放他们出来了？”

“怎么便宜了？不是说了会提条件的吗？”刘校理不急不缓地说道，一面伸手按了按额头。昨夜没睡好，虽然他的睡眠一向都不好，但今日感觉特别累，似乎耳膜嗡嗡响。是因为听到的那个消息太让人难以平静了吧。虽然还都是私下乱传，但自来无风不起浪，陈绍真的即刻就要升任了。这个消息据说是从政事堂传来的，连身为天子近臣的秦侍讲也有所耳闻。秦侍讲跟陛下的关系可不一般。其实要说突然也并不突然，毕竟自从陈绍进京后，大家就心知肚明，这是早晚的事。他也不是听了消息就要筹划经营的那种人，因为，为了这一日，他已经经营了十几年了。

“爷爷，凭什么提条件就要放了他们？杀了他们也能提条件。”窦七在耳边喊道，打断了刘校理的思绪。

刘校理皱眉，伸手在鼻间扇了扇，看着涂脂抹粉的窦七，“离我远点，香腻腻的，熏

得慌。”他说道，“就知道杀了杀了，死不过是早晚的事，急什么急？眼皮子真浅！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窦七笑嘻嘻地说道，“我还以为爷爷心软了呢。”

刘校理“哼”了一声。心软？那是什么东西？

门外脚步声响，掌柜的拉开了屋门，“校理，东家，周郎君和程娘子来了。”

看着迈进门的少年和少女，窦七有些恍惚。曾经的印象已经模糊，不过再见到人，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就连身后跟着的那个丫头都没变。但事实上，一切都变了。冬天变成了夏天，食客和东家变成了东家和东家，而且，自己还赔了钱，折了手下，断了手！早知当日那两个人会引起今日如此麻烦，当时他就该除掉他们！果然，这世上没有好人坏人，只有聪明人和蠢人。干爷爷这几日探查的消息已经确认了，周家上下果然不知道太平居的事，甚至都不知道周老爷的事是谁做的。不知因自然不明白果，一群人还乱扑腾，不像这两个人，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惹到了什么人。但只要想到自己竟然被这两个人耍弄了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真是没想到啊没想到！”他先开口狠狠地说道。

“是啊，真是没想到。”程娇娘亦道，“我都白让给窦东家一份赚钱的秘技了，窦东家竟然还要来抢我的，人心真是不足。”

“要不是你害我……”窦七喊道。

“都住口，都住口。”刘校理似是被吵得头疼，有些无奈地伸手示意，“冤家宜解不宜结。都坐下，都坐下，大家好好谈一谈，闹成这样有什么好的。”

程娇娘在一旁坐下，周六郎也跟着坐下，窦七愤愤地甩了一下还能动的手也坐了下来。

“阿七啊，你的手多亏了程娘子的方技才能治好……”刘校理说道。

话没说完窦七就又跳起来，“爷爷，我的手也是被她打断的！”

“你若是不先打断别人的手，别人怎么会打断你的手？”程娇娘也立刻回应。

“你血口喷人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李大勺的手是我砍的？”窦七“哼”了一声说道。

程娇娘嘴边噙着一丝笑，道：“你都知道是砍的不是打断的，还要什么证据吗？”

“我打听还不行吗？难道那些知道李大勺的手被砍掉了的人都是凶手吗？”窦七冷笑。

“够了！”刘校理拔高声音喝道，屋子里安静下来。

“事已至此，不要吵了。大家都各退一步吧，何必闹个没完？”他语重心长地说道，“既然程娘子和周郎君你们找到我，信我，我就仗着年长，来给你们做个决断，你们可愿意？”

“我自然听爷爷的。”窦七说道，再次坐好。周六郎和程娇娘亦是点头。

“首先，人不能白被打……”刘校理伸手一指窦七，“不管程娘子你们心里怎么认为，没证没据就是你们无理，既然错了就要认罚。”

程娇娘没说话，似乎有些不情愿。

“是，我们自然认罚。”周六郎瞪她一眼，说道。

刘校理带着几分长辈的赞许点点头，“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念你们年少冲动，又诚心诚意给窦七治好了胳膊，窦七也不要不饶人。”

“那要怎么罚？”窦七问道。

刘校理看向程娇娘和周六郎，没有说话。

“一切皆是这食肆惹的祸，太平居我们不要了。”周六郎说道。

窦七“哼”了一声。以为你们还能要？

“如此也好。”刘校理点点头，“这样也能跟官府说，私下和解，原告不究，斥责一顿，罚些钱就了了。”

“便宜你们了。”窦七愤愤道。

“刘校理，我的人还请照顾一些，他们中一个原本受过伤，才好了没多久。”程娇娘不忘提醒。

“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待跟官府说清了，自然要放人。”刘校理和气地说道，“程娘子放心。”说着又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纸推过来，正是当日程娇娘给他的那个方技，“这个，程娘子拿回去吧。”

周六郎面色微怔，“这个，既然给了你，便是你的了。”

刘校理含笑摇头，“给这个，是托我给窦七治伤。现在伤已经治好，东西怎么能不还？”他说道，一面又带着几分歉意，“只是，方技到底被人看了。不过程娘子放心，我自己家有个药铺，这次用的人也是自己人，我已经让他立了毒誓，绝不会用，也绝不外传。”

这一瞬间，就连周六郎都有些心软，还有些怜悯。多么老实正直的人啊，还好，还好，就要被更老实，更正直，且从不说假话的人算计了。这真是好消息。

他神情复杂道：“校理何必如此。”

“这一切都是误会嘛，你们两家误会解开，就好了。”刘校理又含笑说道。

“那我父亲的事……”周六郎忍不住问道。

“令尊的事，我有所耳闻，还请少安毋躁。”刘校理和气地说道，“陛下慈悲为怀，过了这个气头，或许就好了。”当然，如果过不了这个气头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他含笑看着面前少年激动又感激的神情点点头。还是少年人好，重情义又敢作敢为，热血上头，一心一意，眼里心里只看这件事，不像他们这些枯朽之人，做一件事思虑万千迟迟不敢动。

“好了，快拿去吧。”他说道，“回去跟你们家的人把事情说开，莫要怕，打一顿骂一顿，都是为你们好……”他的话音未落，程娇娘向前一步，道：“既然你有药铺，那不如我以方技与你合作。我一直想安安稳稳地行医。”

“哎哟，你想得倒挺美。”窦七喊道，“赔了太平居，你就想再捞个药铺是吧？可真敢说！”

刘校理瞪他一眼制止，再和气地看着程娇娘，“这，只怕委屈娘子了，我的铺子小……”

“那这方技我不能收回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

刘校理似乎面对无理取闹的孩童，有些无奈地叹气，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是何必呢？”他连声说道，略一沉吟，“这样吧，既然娘子想要行医，那就去我家的药铺吧，看病的钱你自己拿着，抓药问诊之类的钱算是我家的。有程娘子在，我家药铺的人气必然大旺，倒是我占了大便宜，如此可好？”

“不，既然托庇你家药铺，那自然得按规矩来，该拿多少就拿多少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“你这孩子……”刘校理摇头还欲再说，窦七在一旁开口了：“行了爷爷，孙儿我还吃大亏了呢。”

刘校理无法，最终一点头，“既然程娘子开了口，我要是不接，就好似没有和解的诚意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
程娇娘施礼，“多谢刘校理。”她说道，抬起头微微一笑，“这真是个好消息。”

刘校理也哈哈笑了，“是啊是啊，真是个好消息。”

好消息……周六郎心头跳了两下，看着相对而笑的二人，也不知谁能笑到最后。

看着两个年轻人离开，窦七有些愤愤，“爷爷，这女子太没脸皮了，竟然还敢打爷爷您的主意！这是摆明了要借爷爷您的势再起呢，可不能便宜她！”

刘校理将程娇娘坚持留下，并说等进了药铺后再取回的写有方技的纸拿起来，小心地贴身放好，这才捻须微微一笑，“孤女怪可怜的，无父母不养，舅父又不亲，有情人却又被无情阻。她不是也说了嘛，想要在京城站住脚。这件事早晚会被归德郎将知道，知道了会如何……”他说到这里啧啧摇头，“可想而知，少年人总得再寻个出路吧。”

窦七揉揉鼻头，眨眨眼，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，“那方才是爷爷您故意用话语诱她主动带着方技来药铺的？”他问道。

“人有避恶趋利之心，这是本性，何来诱惑之说？”刘校理含笑答道，“这女子又比常人活得艰辛，什么好，什么不好，什么时候怎么做，她可清楚明白得很呢。”

“她能借着陈相公和童内翰的力做太平居，如今自然也能借爷爷您的力做药铺。”窦七“哼”了一声，“真是好算计！”

“好算计，不如好运气。”刘校理笑道，只觉得心中畅快。太平居算什么，不就是一个食肆嘛，人人可为，他从一开始要的就是这起死回生的秘技。

什么？秘技不是已经送到手里来了？笑话，送到手里的你就真敢接啊。如果真想接，那必须得是不得已的，当着世人的面，明明白白说清楚了，才接。

比如，那程娘子在他的药铺行医。当然，没几个人知道那是他的药铺。等名声大起时再遇上点天灾人祸，或者着火了，或者遭贼了，总之红颜薄命，人虽然不在了，但所幸生前已有弟子，秘技得以传承。从此，秘技不再姓程，而是递到了姓刘的人的手上，这，才能接。秘技在手，官场上谁人还敢再得罪他？如虎添翼，如虎添翼啊！

刘校理只觉心中激荡，恨不得放声大笑。朗朗的笑声便在厢房里响起，直传到大厅。厅堂里的伙计们都忍不住惊讶地转头看来。是谁啊，笑成这样？

刘校理神情惊愕地伸手掩住嘴，笑声顿消。他……方才……做了什么？是，大笑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算起来有十几年没有大笑出声过，这已经成了习惯和本能了。习惯和



本能被改了可不是什么好事情！看来他最近是有些不慎了！

“恭喜爷爷心愿得成。”一旁窦七虽不明白刘校理突然怔住神情如同见鬼似的是怎么回事，但他明白刘校理为什么大笑，于是忙赔笑道喜。

“喜你个头。”刘校理斥道，伸手拨开他，向外而去。

屏架上挂起“七”字的时候，徐茂修等人还是没有回来。秦十三郎说一切都好，没有再受责打，只吃喝差一些，这稍稍缓解了婢女心中越来越多的忐忑不安。不过，其他的事都进行得很快，太平居在官府过了手续，那边怡春堂也有掌柜的上门邀请做起了姿态。

“程娘子挺急的啊。”窦七看着盖有鲜红大印的契书，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，心中很是畅快。看着这个害自己如此狼狈的女子，又想到她命不久矣，心中更是高兴得意，忍不住出言嘲讽。

“铁打的人在大牢里也熬不住，那几人与我有恩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窦七“嗤”了一声。说得真好听！

“其实，娘子是想赶在归德郎将回来之前找妥靠山吧。”

“说对了一半。”程娇娘看他一眼答道。

“娘子，走吧，去看看李大勺的伤。”婢女说道，带着几分嫌恶看了窦七一眼。

“是啊，早点看好了，我这人不计前嫌，那些厨子伙计我都不会遣散的，让他放心。”
窦七哈哈笑道。

李大勺夫妇一家昨日已经搬回家里住去了。对此，阿宋嫂很是不安。

“这有什么不安的？”李大勺看着叹气不停的妻子问道，“让咱们回来，说明没事了，安全了，这是好事，该放心才是。”

阿宋嫂坐下来，一面帮李大勺活动手，一面叹气，“可是，我今日去太平居拿东西的时候，隐隐地听他们说……”她说到这里又停下，神情犹豫。

“说什么也别往心里去，娘子一定会周全的。”李大勺说道。

阿宋嫂看着他叹一口气，“是，周全，不要了也是一种周全。”

李大勺的手一抖，从阿宋嫂的拉拽中抽回来，因用力过猛产生的剧痛让他的脸有些变形，“怎么会不要？这是娘子特意为了韩恩公开的！”

阿宋嫂无奈地摇头，“大郎，事到如今，谁也比不上自己重要。”

李大勺颓然坐下，“给谁了？”他闷闷地问道。

阿宋嫂沉默一刻，“还能有谁？窦七。”

李大勺猛地站起来，胸口起伏剧烈。他低头看着自己包扎得依旧结实的右手，又猛地举起，向一旁的桌案上狠狠砸去。亏得阿宋嫂察觉他情绪不对提防着忙伸手抱住，才免得相撞，“大郎，你疯了！”她喊道。

“要它何用？要它何用？不还是如此吗？不还是如此吗？”李大勺颤声喊道。

“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，有了它我们还有别的活路，我们去找别家，找别家……”阿

宋嫂哭道。

“找别家？”李大勺失笑，“找别家？不去他家就被砍了手，我又能去找谁家？”

阿宋嫂怔怔一刻，夫妻二人顿时抱头痛哭。

“哎呀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”

清脆的女声在外响起，夫妻二人受惊抬起头，泪眼朦胧中见门外一个丫头正探头来看。恍惚很久以前也有过这场景，只是这一次还跟上一次一样吗？

“是手很痛吗？”婢女问道。

李大勺夫妇忙起身，一面胡乱擦泪一面迎出来，这才看到婢女身后跟着的程娇娘。

“娘子，半芹姑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他们慌慌地问道。

“该换药了。”程娇娘说道，神情木然地看着他们。

“阿宋嫂你们自己都忘了吗？”婢女掩嘴笑道。

李大勺和阿宋嫂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二人。是，他们真的忘了，娘子竟然还记得，尤其是在这种时候，她还记得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。

“娘子。”李大勺迈上前一步，深吸一口气问道，“太平居你不要了吗？”

“要啊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答得这样痛快……可见是敷衍，或者安慰吧。

“娘子，你莫要再瞒着我们了。”李大勺垂下头苦笑。

程娇娘笑了笑，“我说话从不安慰人，只不过有些人听了，自我安慰而已。”

天色大亮的时候，周夫人的院子里有人急惶惶地冲进来，让正撤下饭席的仆妇们忙不迭地躲避。

“母亲，母亲，不好了。”两三个男子口中喊道，迈步进厅堂。

才吃过饭正由丫头侍奉吃药的周夫人呛了一口，连声咳嗽，指着进门的几人面色潮红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哥，你们干什么？”两个在屋中陪伴的妹妹急得喊道，“吓坏母亲了！”

一阵忙乱后，周夫人才缓过气来。

“可是你父亲的事？”她忙问道，顾不得喝丫头捧来的水。

“不是。”周家儿郎们有些讪讪，“是，是，那傻子……”

周夫人一怔，旋即大怒，顺手拿起茶碗就砸过来。

“那傻子怎么了？你们也傻了吗？跑来吓死我！”她喝道。

“母亲，母亲，那傻子去怡春堂开堂坐诊了！”儿郎们一面躲一面道。

“什么？”周夫人喘气坐好。

“是真的。我们适才从街上过，看到的。爆竹连天，怡春堂大招牌已经挂出来了，‘神医娘子，起死回生’，整条街都挤满了人看呢，热闹得很。”

周夫人似乎看到了那场景，爆竹彩旗人声恭维，而那女子必然一脸得意……竟然在这个时候！在家里遇到如此难关的时候！在所有的人都哀戚忧心、寝食难安的时



候！她竟然……

“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”周夫人恨声骂道，“这是看着我们周家要倒了，她急着寻生计去了！”说到这里，她又扭头看，“六郎呢？他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是不是偷跑出去捧场了？”

“没有没有。”仆妇们忙答道，“六郎君这两日没有出门，在家好好待着呢。”

“他在干什么？”周夫人喝问道。

周六郎收笔，旁边的丫头探头看过来，“九。”她念道，说罢一笑想到什么，“是九九归一的意思吗？老爷大约明晚就到京城了。”

周六郎摇摇头没说话。

“郎君还要做什么？”丫头收了书案，看着窗边站立的少年，忙又问道。因为被禁足，所以闷在家里，书也读过了，字也写过了，接下来是要去校场练武吗？

少年背对着她，慢慢地吐出一个字：“等。”

这时候的刘校理已经忙完了上午的手头公务。他放下笔，揉了揉有些酸涩的眼，带着几分轻松舒了一口气。

随吏端来茶，“校理，今日怎么不高兴了？”他随口问道。

刘校理抬起头看他，一面下意识地伸手摸摸脸，“我今日不高兴？”他反问道，嘴角弯了弯。虽然还是往日那般和气面容，但总觉得有些牵强。

随吏嘻嘻笑了，“您太辛苦了，有些事该让他们做就放手让他们做。您以后……可是要做大人的。”

您是要做大人的……那个大人是相公大人吧……在整个吏部来说，那才是真正的大人。刘校理只觉得一股大笑在胸中激荡要脱口而出。但未到，未到，只要没有拿到告身，就不能当真。他攥着茶碗的手青筋暴起，好一刻才平息下来。但要说些什么也晚了，那随吏已经出去了。

刘校理如释重负地倚在凭几上吐了一口气，心跳咚咚。外边又传来叽叽喳喳的说笑，这里临近政事堂以及中书门下官厅，来往的官吏多，是最热闹的地方。他不由得竖起耳朵，果然听到外边又在谈论陈绍的事。这个已经不用议论了，基本已经确定了，那么吏部尚书位置空缺也确定了……

“……肯定是刘校理……”

这句话传入耳内，刘校理倒没像前几次那样激动，因为他私下打听了，这个传闻也不算空穴来风。不是他狂妄，这几十年经营，如今也该轮到他有好事了。要人脉有人脉，要资历有资历，要人品有人品。如果不是他，还有谁能来？如是真有人来了踩过自己，也必然要他不得好过，早晚寻个事远远地发配离京。

刘校理不由得咬牙，口中喃喃，待不小心咬得牙关痛才惊醒，忙再次饮了一口茶。茶已经凉了，外边说笑还在继续，他起身走出去。通往政事堂那边的走廊最为凉爽，是大家夏日纳凉的好去处，看到刘校理出来，人人都笑着冲他招呼。

“……校理来这边坐……”



“……今日吃的什么？不如跟我们出去，别总是吃咸菜泡饭……”

“……放心不用你还，我们请你吃……”

刘校理为人和善，又开得起玩笑，不分上下，此时只是笑着任由他们打趣。正说笑闲坐，听得木棍脚步声响，便见从史馆厅那边走来一个拄着拐杖，由小厮搀扶着行走的少年。少年形容俊秀，身姿风流，只可惜那一双拐杖如同被一滴墨染了的好山水画。

“秦家小瘸子最近来这里几次了……”

“是来打听归德郎的事……好似他与老傻周家的儿郎交好……”

原来如此……不过也该如此。刘校理心中点头，面上神情依旧。周家儿郎与秦家儿郎交好的事，他自然早就知道了。要是不来，才是有鬼呢。但来打听又能如何？有理有据，又赶在陛下气头上，除了亲儿子老子那般关系值得豁出去相护外就没有人能帮忙了，谁犯得着上赶着倒霉？哦，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查案的人不究了，随便拎个当年的人做替罪羊了结。但，这个人会吗？反正他不会。所以，老傻周一一定要从京城滚出去，免得碍他的眼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也一定能行。今日那江州傻儿就要入驻怡春堂了，太平居也成了他的私产，太平豆腐自然亦不再姓程。自己一出手就将这些人连根拔起，让他们倾家荡产，真是痛快！如今又极可能得了晋升的好机会，这一段真是事事如意，好消息接连不断啊。

“瞧，他过来了。”

“当然过来了，咱们这么多人，他怎肯错过……”

大家低声说笑几句，看着这个秦家的郎君站到近前。

“小官人来了。”大家纷纷打招呼，秦十三郎笑着施礼，然后看着刘校理，露出热情的笑，“刘校理。”他喊道，一面拄着拐杖走近。

刘校理忙伸手扶他，“小官人来这边坐一坐。”

秦十三郎却笑着挽住他的胳膊，“刘校理，恭喜了。”

恭喜了？这小瘸子来的地方是他父亲的史馆厅，据说消息最初就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来的……莫非真的定了？刘校理心跳猛地一停，旋即又快速跳动。

“小官人说笑，喜从何来？”他忙摆手笑道，“都要拿老儿我玩笑，可不敢，可不敢。”

话音未落，就听得远处有人喊：“刘校理！刘校理在吗？”

众人说笑一停，循声望去，见中书门下官厅那边急急走来一小吏，冲这边招手，“刘校理，检正请您过去一下，快，快。”

检正！中书门下检正请他去！是什么事？日常公务也没有来往，除非是人事大事，还是涉及自己本人的……刘校理只觉得耳朵嗡嗡了几声。

“刘校理，喜来了！”秦十三郎猛地重重拍他的胳膊，在他耳边笑着大喊一声。

喜来了！他就要当尚书了！他成了尚书了！刘校理忍不住“哈”的一声，胸中翻江倒海直向上涌来，眼前也变得有些模糊，耳边乱哄哄的，似乎很多人在说话，但却听不清。他想要大笑，笑声才出来，又想到不能笑，决不能让情绪外泄被他人察觉自己的本心。他伸出手想要抚一抚胸口，压下那股烦躁憋闷激荡，但手伸出后却不由自主地击

掌，“哈！哈！”他喊道，“我是尚书了！我是尚书了！”话没喊完，人就一脚跌倒在地上，犹自拍手嬉笑不止，现场的人“轰”的一声乱了。

“这是痰迷了心窍了！”秦十三郎高声喊道，“快打醒他！”

站得最近的一个小吏闻言下意识就扬起手，重重地在刘校理的脸上打了一巴掌。刘校理顿时不笑也不拍了，但却躺在地上嘴歪眼斜口流涎水抽搐不停。在场的人手足无措，太医院离得远，去叫人要有好一会儿，大家看着刘校理这模样，心里多少有了定数。这是风疾！就算请了太医来，也是无用了！一时间满场安静，只有四周听到消息赶来之人的嘈杂声以及刘校理随身伴当的哭号声。

“去怡春堂！”秦十三郎忽地又喊道，“听说京中怡春堂请来那能起死回生的神医娘子坐诊了，不如快送去看！”

他这话提醒了正哭喊着的刘校理的随身伴当。怡春堂是刘校理的隐产，如今又有了那神医娘子在，最为安全妥当。“去怡春堂！去怡春堂！”他忙跟着喊道。

对，对，那个神医娘子！人群顿时又乱哄哄起来，毕竟刘校理人缘好，眼瞅骤然发病，大家纷纷心焦帮忙，找来门板，一众小吏抬着飞奔去了。

怡春堂外的热闹还在延续，窦七也不顾胳膊的伤大摇大摆地过来看热闹。

“程娘子，你躲在屋子里有什么好的？”他哈哈笑道，“这么多人等着看神医娘子真容呢，你以后就要坐堂接诊了，可不能耍闺阁女子的姿态，早晚都要见人的。”

一旁程娇娘正慢慢地查看药铺，对他的话不予理会。窦七对这个反应很不满意。

“这药铺看着不错吧？”他又道，“以后有了程娘子，更是要大大地发财了。”

程娇娘点点头，“不错，不错。”一面拉开抽屉看了一眼其内的药材。

窦七“哼”了一声：“错不错的，也不用你操心。”

“我不操心，谁操心？”程娇娘答道，一面推上抽屉。

窦七心里“呸”了一声。怎么？以为这里是太平居？背后的主子可不是你！

“是吗，那就恭喜程娘子大大发财了。”他不阴不阳地说道。

程娇娘没有再理会他，又看向别处，一副视察自己地盘的模样。窦七心里越发不舒服，正要再出言嘲讽两句，就听外边猛地喧闹起来，其间夹杂着乱乱的人声车声脚步声，“快让让，神医娘子快救命。”声音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清晰。

窦七站在门前，看着街道上人群分开，一群人抬着一个门板冲过来，不由得眉飞色舞，“哈，哈。”他回头冲内里笑道，“程娘子真是吉星，刚入驻，就有人上门求命了！”说罢再次向外迈步，“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催的……”他嘻嘻笑着，瞪眼向拥来的人看去，忽地面色微变，瞪大眼。怎么跑在最前边的伴当有些面熟？

“快，快，快救救老爷。”那伴当大声喊着，催促街上的人让开，然后便一眼看到了窦七，继而招呼：“窦七，快些让程娘子救老爷！”

“哪个老爷？”窦七不由得脱口问道。许是干爷爷在官厅宣扬，所以找来的客源？干爷爷那边的自然都是老爷。

人群奔近了，窦七也看到了门板上躺着的人。那熟悉的官袍因为浆洗过多而发



旧,此时也不像往日那样干净整洁,而是皱巴巴的,上面还布满了污物。其上的老者也不似往日那般和蔼可亲,而是口歪眼斜、涎水四流,放在面前的手不停抽搐,让人观之嫌恶。窦七只觉得双腿绵软无力,耳边嗡嗡乱响,周围人在说什么话他也听不到了,只死死地瞪大眼看着近前的人。

“哦,真是没想到,我入驻这里第一天,第一个来求诊的竟然是刘校理。”

耳边响起一个涩涩的女声,声音不大,但却如同震雷炸响。窦七生硬地转头看去,面前的女子依旧神情木然。

“这是吉星高照呢,还是倒霉催的?”她微微侧头看着窦七问道。

“刘校理疯了?”陈老太爷惊讶地放下书卷,看着面前急匆匆归来的陈绍。

“是啊,刚刚发病。”陈绍说道,“我们适才都去药铺看了。”

陈老太爷看着他,一时不知该怎么反应,“他这人谨慎,又极其爱惜自己,虽然常常吃糠咽菜的,但身子却是结实得很。”他说道,“怎么突然就疯了?”

“也不是疯了,适才诊断是……风疾。”陈绍说道,神情亦是复杂又古怪。

风疾?那还不如疯了昵。陈老太爷神情更加无语。疯了至少什么都不知道,看热闹的都是外人,自己却是无知无悲的欢喜。但风疾那可是心里清楚,身子不动,到时候看热闹受煎熬的是自己。“是……她干的?”他迟疑一下问道。这,这不可能吧?难不成真是大罗神仙,能定人生死?荒唐啊。

“她,也没干什么啊。”陈绍说道,神情复杂,“她还进了个药铺去当大夫了。”

这件事陈老太爷自然也知道,这些日子他们也一直暗地里留意着事情的进展。跟刘校理和解了,以太平居赔偿,又自愿以医术相帮,看得他们父子有些糊涂,心里有时感叹到底是个姑娘家,又能如何呢,这样倒也是最好的,但有时又觉得事情总有些怪异。就在这反复思虑间,陡然就传来这个消息了。

室内一阵沉默,父子二人都各自出神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陈老太爷忽地说道,“风疾,是不治之症。”

是啊,这个谁都知道。陈绍点点头,有些不解父亲此时说这话的用意。

陈老太爷意味深长地一笑,“程娘子,非必死之人,不治。”

陈绍恍然,同时又悚然。一切如此巧合,一切如此天衣无缝。风疾,是不治之症,但又不会立刻死了,而是会让人生不如死,前程尽毁。一个患了风疾的人,就是一个废人了。一个废人,对人还有什么威胁呢?

陈老太爷侧头看自己的书架,其上也挂着一个字——九。“九天。”他喃喃说道。九九归一,大道如初。这到底,是怎么回事?是好运气,还是好算计?

怡春堂的厅堂里站满了人,有官员,也有闻讯赶来的刘校理的家人。

“程娘子,刘校理怎么样了?”为首的官员抢先问道。

“还好,还好,没有性命之忧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“那快请程娘子给我家老爷治病吧。”家属们喜极而泣，乱乱地喊道。

“这个，我治不了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。”程娇娘看向他们摇了摇头，略一施礼抬脚迈步。

看她要走，家属们回过神忙拦住，“娘子，你是李道祖的弟子，还有谁比你更高明！”

“娘子，诊金，诊金不用怕，我们出得起，一万，两万，三万贯都行，立刻就拿来。”

病急乱投医，病急舍得万贯家财，这都不稀奇。只是听刘家的人喊出这话，厅中有人还是忍不住神情异样。一向节俭，连嫁女都嫁不起，曾给女婿家赔账抵嫁妆的刘家，能立刻拿来三万贯？

这边乱乱地喊，程娇娘神情依旧，“一则，我不是什么李道祖的弟子。”她说道，“那只是谣传。”

“不管你是谁的儿子，你不是能起死回生吗？快请你救救我家老爷。”家属们急得恨不得上房揭瓦，越发显得面前的女子沉沉稳稳，还极有规矩，再次慢慢地施礼答话，“我是可以起死回生。”她抬起头看了家属们一眼，又回头看门板上的刘校理，“可是，刘校理病不致死啊。我的规矩是非必死之人不治，所以，我治不了他，真是抱歉了。”

听到这话，在场的众人神情复杂。这风疾之症，哪里有人能治好的，真还不如病重致死呢。

怡春堂里乱哄哄哭喊一片，怡春堂外围观的人群亦是议论纷纷。一个十岁左右的小丫头不停地向前挤，在门外兵丁的呵斥声中踮脚向内看去，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人，眼睛一亮。

“快去，快去家里拿。”厅堂里传来妇人的哭喊声，“老爷啊，你可不能有事啊。”

伴着这哭喊，一个衣着朴素，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男子跑出来，骑上一头瘦驴神情惶惶地驱开人群去了。

小丫头神情似有些激动，挎着篮子的身子微微发抖，转身也挤出人群。她一路小跑，越跑越快，引得路人纷纷探究，“咦，这不是德胜楼朱小娘子的丫头吗？”

路边有两三个人被骚动挤得避让一边，闻听此言回头看去。

“德胜楼是什么？”其中一个牵着马的小厮问道，眼里满是初入京城的惊奇和惊喜。真是乡下人，连德胜楼都不知道。路人露出嘲笑，“那是京中最有名的酒楼。”

“那是朱小娘子开的吗？”小厮愣愣地问道。

这话引得周围一阵哄笑，“蠢儿，朱小娘子是德胜楼的花魁。”

伴着哄笑，小厮面色涨红，旁边的少年瞪他一眼。

“休要多言。”他说道，一面解下斗笠，露出面容。

“是，四郎君。”小厮说道，“咱们先去找落脚的地方吧。”

程四郎点点头，抬头环视四周。京城果然繁华不同凡响啊。

“走吧，等歇息后，再去拜访江州先生。”他说道。

日头渐斜的时候，一辆马车停在周家的大门前，骑马的小厮们乱哄哄地拍着紧闭

